引　　子

他的大名

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每天都念着他的大名醒来。他的大名整天挂在播音员的嘴上，鸣响在歌曲中，刊登在所有的报纸里。他的大名被授予工厂、农庄、街道和城市，作为最高奖赏。在那场最惨烈的战争中，战士们高喊着他的名字投入殊死的厮杀。在战时，斯大林格勒流尽了鲜血，损失了全体居民，大地变成了布满弹片的废墟，但是，以他命名的城市，没有向敌人投降。在他安排的政治审判中，受害者临死时高呼斯大林万岁。在集中营里，根据他的旨意驱赶来的千百万人，让江河倒流，在北极圈内建起城市，数以十万计的人死亡，这一切，都是在他的画像下完成的。在广袤的国土上，到处都是他的雕像和塑像。

对我们来说，他是什么人呢？

当年的一位著名经济领导人尤里·鲍里索夫在 60 年代是这么讲的：“一天，斯大林同志召见我。在这之前我没有机会同他说过话。去的时候我在车上像腾云驾雾一样。在回答他的问题时尽量盯住他的双目，眼都不眨一下，一口气说完。谁都知道他的名言：‘眼珠子乱转，就是心里有鬼。’听完了我的回答，他伸出手对我说：‘谢谢，同志。’我一触到他的手，像是挨了电击。我把这只手藏到衣襟里，上了车，径直回家，惊慌失措的妻子问了我好几个问题，我没顾得上回答，走到小儿子的床边，抽出手，摸了摸他的脑袋。让他也接触到斯大林的体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温。”

温斯顿·丘吉尔回忆他的时候写道：“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……当他走进大厅，出席雅尔塔会议时，大家就像听了口令一样，全都站了起来。而且奇怪的是，大家都两手贴裤缝立正。”有一天，丘吉尔打定主意不起立。斯大林一进门，丘吉尔就像被一股超自然的力量拉了一下，还是站起来了 。

战时，罗斯福总统对斯大林很亲切，称他为“乔大叔”。

但是 1953 年 3月 1 日，斯大林中风后躺在地上，就在他自己的帝国首都，他在一个空房间里孤立无助地躺了好几个小时，身下遗了一滩尿，虽说他受到无限的崇拜，成了活佛。

有人说他是迫害狂，有人说他是恶魔，也有人说他是平庸无奇的暴徒。

但是，他的个性、他的行为动机，正如他在阳光灿烂的 3 月的死亡一样，依然是个谜。

秘　　密

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和我国的全部生活推入到一片看不透的昏暗中。他不停地消灭战友，随即把他们在历史上的踪迹抹得干干净净。在他的亲自领导下，对历史档案不断进行无情的清洗。凡是同政权沾点边的，都被他弄得极其神秘。他把档案变成坚不可摧的堡垒。

即使今天，当你有机会接触这些原先的绝密文件时，你又会碰到……摸不透的秘密！

他连这都事先想到了。

请看总统档案中保存的政治局会议绝密纪要的几段摘录：

1920 年：“政治局有关极其重要问题的决定不写入正式纪要。”

1923年：“重申政治局以往的决定：除了决议外，任何内容均不得写入政治局纪要。”

1924年：“党中央书记处职员的工作，应被看作是党的秘密工作。”

1927年：采取“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”的举措。

这种全面保密的制度并不是他想出来的。这是谜一般的“带剑骑士团”（共产党领袖斯大林对共产党的称呼）的传统。

斯大林只不过把这一传统绝对化了。

总统档案

当我还在历史档案学院学习时，我就知道有这套绝密档案。我们的教师把它同梵蒂冈的档案相比，因为两者都隐藏着无穷的秘密。

这是苏共执政时存在的档案。

它存放于一个特别保密的单位。

这就是苏共至高无上的圣物——中央党务档案馆。早早对历史学家来说，这是一个禁区。在这个档案馆特制的又厚又重的大门里，在一个个钢制保险箱里，曾保存着苏共的历史——一群在1917年夺取了世界1/6陆地的地下革命家的历史。“绝密”是这个档案馆文件上最常见的印记。

如今，在苏共崩溃之后，党务档案馆羞滴滴改了名，叫做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。

当然，还有中央国立十月革命档案馆的原秘密文件。苏联解体后，这个档案馆改名为“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”。不过，在本书中我还是叫它“十月革命档案馆”，因为这样才名符其实。那里有十月革命的文件和被处决的斯大林的战友们——一些知名布尔什维克的文件，那里保存着“斯大林的特别案卷”——写给领袖的秘密报告。

这就是我从中了解斯大林的三套主要档案。这是神秘的斯大林，隐藏了半世纪的斯大林。

我在本书中还利用了一套至今为止仍不公开的档案。那就是前克格勃档案。那儿有世界上最大的“血库”——被枪毙的人的案卷。几十万个案卷。多亏了某些“第三者”的帮助，我才得以了解这套档案中我感兴趣的某些文件。

顺便说一句，在改革开始后，这个档案馆自己也开始慷慨地向外公布文件……

但是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位前克格勃官员说过的话：“记住：有时候这不过是克格勃玩的把戏——杜撰并公布。”

可以说得更简单点：‘当心给你送礼的人。’前克格勃官员的回忆录尤其如此。斯大林的间谍帕维尔·苏多普拉托夫将军的回忆录，就是其中的典型。回忆录的名称很妙——《特殊任务》。所谓特殊任务就是让敌人追踪假迹而上当，败坏西方偶像的声誉，掩盖真特务，暴露假特务。他虽然已经一只脚踏进棺材，但还在继续战斗。莫非这些人的最后一项“特殊任务”就是在临死前散布假消息？

我感激那些自愿帮助我的人，那个消失了的、名叫苏联的帝国的居民。

又一个谜：找不到生日

“斯大林（朱加什维利），约瑟夫·维萨里昂诺维奇生于1879年12月21日（旧历12月9日）”。

你可以在世界上许多百科全书上找到他的这个诞生日期。

我坐在中央党务档案馆里，面前放着一份哥里市圣母升天教堂出生登记册关于约瑟夫·朱加什维利出生情况的记录照相复制件。

“1878年。生于12月6日，受洗于17日，双亲为家住哥

里市的农民维萨里昂·伊万诺维奇·朱加什维里及其妻子叶卡捷琳娜·格奥尔基耶夫娜。教父是家住哥里市的农民齐希塔特里什维利。”

这么说，他的生日比全国隆重庆祝的官方宣布的生日早了整整一年零三天？我们这么多年庆祝的是假生日？

但这决不是失误。这份档案里还有小约瑟夫·朱加什维利从哥里教会学校毕业的证书，也是这么写的：“生于 1878 年 12 月 6 日。”另外，还保存着他本人 1920 年填的表格，他在上面亲笔写着：1878 年！

是的，官方宣布的他的出生日期是虚假的！但是，何时作的假？出于什么目的？

对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回答：虚构的出生日期是在官方吹捧斯大林之后立即出现的。

1922 年 4 月份，列宁使他成了总书记——党首。就在同年 12 月份，斯大林的秘书替他填了一份新的履历表，表上改了他的出生年份，变成 1879 年。新的出生日期为 12 月 21 日。从此之后，我们的主人公就避免自己填表，由秘书代劳。他们亲手填上虚构的日期。他本人同以往任何情况下一样，与此无关。虚构的出生日期成了正式的出生日期。出于什么用意？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一部　索索：生与死

第一章　小天使

索索的城市

那是 1878 年，格鲁吉亚的一座小城哥里静静地躺在远山环抱之中。约瑟夫·朱加什维利就诞生在那座城市。

索索是格鲁吉亚语中母亲对儿子的昵称。

后来，斯大林喜爱的作家马克西姆·高尔基上世纪末在高加索漫游时，是这样描写的：“哥里是库拉河口的小城，跟一座像样的村庄差不多大。中间有一座高高的小山，山上是城堡。有一种独特的壮丽情调：烈日当空，库拉河流水奔腾，不远处是山峦，山中是一座座小屋构成的城市，远处是高加索山脉，终年积雪……”

这就是本书主人公降世的布景。但是，一堆堆怪石嶙峋的废墟给这幅田园诗般的风景画涂上了特殊的色调。当初统治这块土地的格鲁吉亚封建主城堡的残垣断壁，从陡峭的山崖上逼视哥里。当初，封建主们从这里开始了同格鲁吉亚历代国王的血惺争战。

一条长长的中心街道把哥里市分成两半。当初，沙皇尼古拉一世巡视哥里之后，这条街就被叫做“帝王街”了。当然，后来又成了‘斯大林街’。

小店铺和一座座两层小楼被绿树掩映。这里是城市的低平

地区，由富人居住。亚美尼亚、阿塞拜疆和犹太商人从哥里贩货到各地经商。在一排排脏黑的货摊上，无数的小铺里，出售从火柴到珠宝等各种商品。裁缝就在街上揽活，衣服尺寸是这样量的：裁缝在地上铺好草木灰，顾客仰面躺在灰上，裁缝骑坐在顾客身上，把他的身形压在灰上。剃头匠在这里理发洗头，拔牙。有个疯子常到市场来，后面跟着一大群顽童，拿疯人寻开心。

摘自戈格利泽的信：“小索索常到市场来，那儿有个做生意的犹太商人把衣服包给索索的母亲洗。索索从来不拿疯子开心，而是保护他。犹太商人心地善良，怜悯疯人，为此常给索索赏钱。索索总是把钱分给我们买糖吃。虽说索索家很穷，但他从不看重金钱。”

家　　庭

鞋匠维萨里昂（别索）·朱加什维利居住的该城山坡地区，是另一种生活。他的小屋就在这里，是婚后搬进去的。妻子叶卡捷琳娜（凯凯）·格奥尔基耶夫娜·格拉泽出生于一个农奴家庭。父亲早死，但是母亲靠微薄的收入还是让凯凯读了书。她遇见别索·朱加什维利的时候，还未满 16 岁。领袖未来的父亲是个鞋匠。他是不久前来到哥里的，老家在一个叫季季一利洛的小村，他就出生在那儿。

危险的曾祖父

这一家子在季季一利洛可有点名气。别索的祖上早先住在利亚赫维斯山谷。他们跟格拉泽一家一样，也是农奴，隶属于好战的封建主——阿萨季阿尼公爵。索索的曾祖父，扎扎·朱加什维利参加过流血的农奴暴动，被抓住，毒打后关进监牢。从那儿逃亡，又暴动，再被抓，又逃走，逃走后他就来到离第

比利斯不远的季季一利洛村，娶了妻，总算安定了下来。

老造反的儿子瓦诺则没有参加过任何暴动，平平安安地过了一辈子。他留下两个儿子——别索和格奥尔基。祖父的血性子又在孙辈复活了。脾气暴躁的格奥尔基在酒后斗殴时被人杀死，别索既能打架又常酗酒，离开了平静的家乡，到第比利斯去了。他没多大文化，就在第比利斯当了鞋匠，在一家叫阿杰利汉诺夫的大皮革厂干活。该厂为高加索的军队供应靴子。

因此，斯大林毕生只穿靴子，并不是无缘无故的。

一次，别索到哥里访友。他的朋友也是鞋匠，哥里有 92 个鞋匠，制鞋是该城最大的手工业。他遇见了 16 岁的凯凯。格鲁吉亚人早熟，16 岁早就是大姑娘了。是不是她爱上了别索？对这些成天为吃顿饱饭而奔忙的赤贫者来说，理智就叫爱情。她没有嫁妆，而他是个鞋匠，也就是说，不愁没饭吃。这样的结合很合情理。

1874 年婚姻登记册是这样写的：“哥里临时居民、农民维萨里昂·伊万诺维奇·朱加什维利，东正教徒，初婚， 24 岁；新娘为住哥里市的已故农民格拉泽·格拉泽之女叶卡捷琳娜，东正教徒，初婚，16 岁，于 5 月 17 日成婚。”

这样，别索·朱加什维利成了哥里市民。格鲁吉亚的婚礼要庆祝很长时间。一连好几天，客人们喝酒说笑，乐师吹杜杜克管。所以，她在婚礼上对自己的配偶就有了相当多的了解。格鲁吉亚人喝酒时兴高采烈，没完没了地祝酒。别索喝得很凶，阴沉沉地不吭声，他很快就醉了。这样，他就不会像别人一样说笑，而是寻衅斗殴，这人身上天生有一股无名孽火。他皮肤黑黑的，中等个头儿，瘦削，额头低平，留胡须。科巴很像他。凯凯长得秀气，白皮肤，有点雀斑，虔信宗教，识字，喜欢音乐。

夫妇俩差别很大。

婚后头几年，凯凯不断地生孩子。但是，孩子都夭折了。1876年，襁褓中的米哈伊尔死了，格奥尔基生下不久又去世。这两个都是索索的哥哥。老天爷似乎不想让阴郁的鞋匠生个儿子。

恶魔阿米兰

在哥里古堡废墟附近，有一块形状奇特的石头——一只巨大的石球。民间传说把它同巨人阿米兰联系在一起。阿米兰玩这块大石头就跟玩球一样。阿米兰是普罗米修斯神话的高加索版本，不过，只表现了恶的一面。他是被铐死在高加索山峰上的破坏之神。哥里有个古老的风俗：一年中有一个晚上，全体铁匠彻夜敲铁砧，为的是不让这个妖精下山到人间。

铁匠们白敲了

1878年12月6日，凯凯生了第三个男孩。凯凯不知向上帝祷告了多少遍，求上帝赐个儿子给她。祷告终于灵验了，婴儿活下来了。12月17日，哈哈洛夫神父为他施洗礼。

这个男孩将如同阿米兰玩石球一样，将地球玩于股掌之上。

“30年代初，在修筑白海一波罗的海运河的集中营里，有人指给我看一个秃顶的、半盲的格鲁吉亚老神父，并说，就是他为斯大林施了洗礼。集中营里的人都叫他‘教父’。”（摘自切普佐夫的信）

鞋匠别索的小屋保留至今。在崇拜斯大林的年代里，小屋外面罩了一栋大理石的大房子。教会中学的学生斯大林没忘记：人们对救世主降生的那座小茅屋，也是这么装饰的。

那是座砖砌平房……当初别索就在门旁，挨着马路边阴沉沉地缝靴子。他只有一间屋，全家三口都挤在这里。不过，还

有一个被烟熏得黑黢黢的地下室……有一小束光线穿过小窗户照到下室里的一只木摇篮上，这是他的摇篮，在他之前，他的两个夭折了的哥哥曾在这只摇篮里啼哭过。

索索活下来了。为了感谢上帝给了孩子生命，凯凯决定把孱弱的孩子奉献给教会当神职人员。

别索居住的街区当时称为俄国区，因为离这儿不远的一个兵营里驻扎着俄国兵。

孩子们常常叫索索为“俄国人”，即俄国区来的人。这一名称奇怪地留在了他的潜意识里，从此以后，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感情就不可能在他身上复苏了。

只有头一个化名，是带点孩子气的化名，同格鲁吉亚有关。他成为职业革命者后，搞地下活动只用俄罗斯化名。后来，他是以嘲讽的口气提到自己的祖国：“一小块自称格鲁吉亚的俄国领土。”

关于母亲的不光彩传闻

我们主人公的童年很朦胧，罩着别索小屋的大理石房子，掩盖了猜不透的谜。“我的双亲都是平民百姓，但他们待我很好，”斯大林在同德国作家埃米尔·路德维希谈话时如是说。但格鲁吉亚人说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。

“我在第比利斯一直生活到 17 岁，跟一个老太太很熟。她过去住在哥里，她说斯大林把自己的母亲叫成娼妇。在格鲁吉亚，连最恶名远扬的强盗也敬重自己的母亲。”（一家妇女刊物的编辑马林娜·哈哈图罗娃）

他当了皇上之后竟然不请母亲去一同享福，这样的格鲁吉亚人能想像吗？他从不给她写信。连她的葬礼也不出席。据说，当着人的面叫她‘老娼妇’。事情是这样的：别索住在第比利斯，不给母子俩寄钱，钱全买酒喝掉了。凯凯只好自己挣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钱供儿子吃，供儿子上学。她挨家挨户给有钱人洗衣、缝纫。她当时非常年轻，后面的故事不难想象。就连斯大林在世，大家都提心吊胆的时候，人们都说：‘斯大林不是那个没文化的别索的儿子。’人们说他是普尔热瓦利斯基的。”

普尔热瓦利斯基是俄国著名旅行家，确实到过哥里。斯大林时期百科全书上印的他那张长小胡子的脸，影影绰绰地像斯大林。

母亲的真相

1933年夏，我获准查阅总统档案馆的资料。我坐在他的房间里，翻阅他的档案：“克里姆林宫诊所，斯大林病历”、他那神秘地死去的妻子的病历、他写给妻子的信件——一个可怕的人物留在纸上的温柔辞句、他写给孩子的信……

他写给母亲的信!!

对，什么他仇视母亲，什么“娼妇”，传闻全是假的。他热爱母亲，像一个做儿子的应该做的那样，给她写信，一直写，写到她辞世。发黄的小纸片写满很大的格鲁吉亚文，因为母亲一直没学会俄语。

革命后，他让她这个原先替人洗衣服和当佣人的妇女，住进了前高加索总督的宫殿。不过，她只占了一小间，就像他们原先的那间小平房。她常跟那些像她一样的孤老太太一起坐在那里闲谈，她们全穿黑衣裙，就像一群乌鸦。

他写给她的信很简短。

1922年4月16日：“我的妈妈！你好，愿你康健无忧。常言说得好：活着自己高兴，死了也让故里的蛆虫高兴……”

几乎每封信结尾都写上格鲁吉亚的传统祝语：“亲爱的妈妈,愿你长命百岁!”

这是一个孝顺的儿子的家信：他给她寄去妻儿的照片，寄

钱，寄药，劝她生病时别丧气。他还让妻子写长信，附在他的短信后。

妻子给婆婆的信摘录：“我们一切平安，一直等着您来，可是您又来不了……”

对，正好相反，请母亲来，但母亲不来。而且，母亲对日理万机的儿子关怀备至，弄得他只好去信解释：

“你好，我亲爱的妈妈……好久没收到你的信了，看来是生我的气了，有什么办法呢，老天爷在上，我太忙了。”“你好，我的妈妈，我当然有错，近来没给您写信。可是，没办法,许多工作压到头上来了,挤不出时间写信。”

他依然请母亲到莫斯科来。她还是不来。他的妻子在最后的几封信中表示无奈：“夏天快到了，或许能见面。要不，您上我们这儿来？对了，您总是给我们寄包裹来，我们于心不忍。”

就这样，寄包裹，但不去。不论怎么请求。让她住进宫殿，只占一个小间。

不过，他也没有去看她。在高加索休养，离她很近，但不去……

或许是怕到老家去？不论怎么说，只有在 1935 年，得知她病得不轻，看来，以后难以见面，他才探望了她一次。

童年：挨打！

当然，酒鬼别索是索索的生父，只要对比一下父子的模样就可断定。确凿无疑的是，凯凯是一位贞洁的、虔诚的女教徒。而且，在索索出生那年，夫妇俩还没有两地分居，别索当时就住在哥里，根据第比利斯阿杰利汉诺夫工厂的订货缝制皮靴，还喝酒，有时闹得乡里不宁。

头几年，不幸的凯凯每逢丈夫醉后发疯，就抱起吓坏了的

孩子，逃到邻居家。但是，凯凯的力气越来越大，是因为繁重的劳动锻炼的，这位少妇的反击一年比一年有力，酒鬼别索身体越来越虚。现在，她毫不胆怯地同丈夫搏斗。别索在家里觉得不舒服，他感到已不能主宰一切了。

索索从一生下来就看到了拳头、暴力和无情的搏斗。

就这样，别索到第比利斯，进了阿杰利汉诺夫的鞋厂，留下了娘儿俩。但是，孩子不仅模样像父亲。

母亲成了一家之主，当初制服了父亲的那双拳头，如今用来教育儿子了。不听话，就挨打。所以，他后来完全有理由问她“：为什么你打我打得那么凶？”

“打”永远地进入了他的潜意识。“打”就是教育。这成了同政敌斗争时最爱用的一个词。

反犹太主义

还有一种残酷的情感是从小扎根的。

格鲁吉亚的犹太人自古以来就做小生意。做裁缝，放高利贷，缝鞋。犹太鞋匠缝的格鲁吉亚靴子可以满足各种人的需要。正因为他们有家业，手艺娴熟，才受到倒霉的酒鬼别索的嫉恨。这样，父亲从小就教育索索对这个民族的憎恶。

但恰恰是在童年时代，亲娘的忍辱负重，永远的半饥不饱和贫穷，使这个自尊心强得近乎病态的孩子，产生了反抗和嫉恨之情，首先是针对一些犹太富商。

汉娜·莫希阿什维利回忆道：“小约瑟夫已经习惯了我们家，像亲儿子一样……小约瑟夫和我的丈夫大约瑟夫常常争吵。索索稍稍长大点以后，常对我丈夫说：‘我很尊敬你，可你得小心，要是继续做买卖，我饶不了你。’他憎恨一切俄国犹太人。”

这里还加上了嫉恨受辱的情绪。当时，他母亲正替几家有

钱的犹太人干活，关于她的恶毒谣传就是那时出笼的。于是，索索就形成了在高加索本不多见的反犹太情绪。

索索策划的行动是由他的小朋友们干的：把一头猪赶进犹太教堂。他们被发现了，但没有出卖索索。后来，东正教神父对来到教堂里的人们说：“我们这儿有迷途的羔羊。几天前，他们在一座教堂犯下了渎神罪。”

这却是索索所不能理解的：怎么能庇护另一种信仰的人呢?!

“天使般的嗓子”

1888 年，凯凯的誓愿成了现实：他进了哥里教会学校。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主人公的同龄人的双目看到他：“索索穿了件新的蓝大衣，戴毡帽，脖子上围了一条漂亮的红围巾。”母亲呕心沥血：他不能比别人差。

于是，凯凯决定换雇主，现在要给他老师的家庭洗衣和打扫。

哥里教会学校是一座两层大楼，二层是主教座堂。教会学校的另一名学生戴维·苏利阿什维利在这里首次见到他，并作了这样的描述：“在教堂斋期唱歌的是三个人，唱的是忏悔祷歌。挑的是唱得最好的人，索索每次都被选中。

“做晚祷时，三个身穿法衣的男童跪着唱祷歌……天使般的嗓音，教堂金色的大门洞开，神父举手向天，我们充满圣洁的感情，躬身行礼……”

此时此刻他们跪在小教堂里。我们从这幅天使肖像开始叙述的这个人物，他使人们受到的伤害甚于人类史上的一切战争。

第二章　童年和少年时代之谜

三剑客

也在哥里教会学校上过学的米哈伊尔·采拉泽在回忆录中写道：

“索索最喜欢打群架。有两队拳手，一队是住在该市高坡上的孩子，另一队是住在低地的。我们无情地对攻，瘦弱的索索是最机灵的打手之一。他善于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强敌的背后。”

对“打”的偏好他始终保持着。采拉泽回忆道：“后来，我被赶出教会学校，但很快，整个格鲁吉亚都知道了我的名字——新的高加索冠军。1904 年，我在巴库出场比赛，在台上扫视一圈，看到索索在观众中间。索索假装没认出我，他当时处于地下状态。”是啊，尽管危险，索索还是不能不去，否则会错过一场拳斗。

还有一个特点，他善于让人服从。他组织了一个由几名最强壮的男孩结成团伙。他们被称为“三剑客”：彼佳·卡帕尼泽、采拉泽和格里沙·格卢尔吉泽。他们毫无怨言地执行矮个子索索的一切旨意。

哥里教会学校是四年制，索索每年都是第一名。学生们晚上是不许离开家门的。他的一个儿时的朋友回忆道：“被派去检查学生纪律的督察员，每次都发现，索索在家里做功课。”他趁妈妈还在别人家干活没回来，用功苦读。她感到欣慰：他将成为神父。

学校里的教师各种人都有。其中一个叫德米特里·哈图塔什维利的，学生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他在课堂上实行棍棒教

育。这位教师爱重复一句话：“眼珠乱转，就是动坏主意。”

对双目逼视的威力、不敢旁视的人的恐惧，索索这辈子永志不忘。

我们又想起鲍里索夫说过的话：“我们大家都知道斯大林的名言：‘眼珠乱转，就是心里有鬼。’”

魔鬼的蹄子

如同许多身体上有缺陷的孩子一样，他粗鲁得近乎挑衅。

他不光瘦弱矮小，脸上还有麻点，那是 6 岁时得天花落下的。“麻子”成了他在宪兵密报中的代名。

“他游泳很好，但不好意思在库拉河中游：腿上有残疾。我的曾祖父是他高年级同学，有一次逗他，说他的‘鞋里藏了一只魔鬼的蹄子’。索索当时一声不吭。过了一年多。这时，全校头号力士采拉泽已经像拴在链子上的狗一样跟着索索。曾祖父已经把那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，这时才挨了采拉泽一顿毒打。”

我在总统档案馆里查阅《斯大林病历》。其中一页上写着：“左足趾连生。”

左手之谜

在无数画像里，斯大林往往左手微屈，拿着烟斗。这只成了斯大林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烟斗，事实上其目的是掩盖左手的残疾。1917 年，他对第二个妻子娜杰日达·阿利卢耶娃是这样解释的：小时候给一辆轻便四轮马车轧过，当时没钱请医生，胳膊没长好。伤处溃疡，结果手就伸不直了。我在《病历》中找到的也是这个说法，那是根据他的口述记下的：“左手肩关节和肘关节萎缩，原因是 6 岁时碰伤后肘部长期溃疡。”

戈格利齐泽回忆道：“在主显节那天，库拉河桥旁聚集了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